

《银鱼集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银鱼集》

13位ISBN编号：SH7002-41

10位ISBN编号：SH7002-41

出版时间：1985.

出版社：三联书店

作者：黄裳

页数：37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银鱼集》

作者简介

黄裳，著名散文家、记者、藏书家、学者。撰有大量散文、杂文、剧评、游记、读书随笔等。

精彩短评

- 1、 iask 很想知道那个陈三品石在哪里,可是搜不到
- 2、 2008-04-01 购于孔网（80元）一版一印，个人收藏。
- 3、 大学的时候，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黄裳老。
- 4、 小二楼书生。消夏与旧书。
- 5、 追看很长时间黄裳。戾气稍重。
- 6、 魏白衣
- 7、 黄老鱼搜書記。

1、連日鬱悶溽熱無處可逃，不想空調也戒了冷飲，只好服一帖 海濱消夏記 解暑，黃裳老先生處方的。雜文我愛讀黃裳。黃裳消夏，端的是下放勞動，還有讀兩本書。他不以築堤挑糞拔秧翻土為苦，放下鐵耙借午飯小休跑去看鹽墩，觀察古老曬鹽作業對讀柳永的 煮海歌 ；晨昏趕路睡眼矇矓，只為暗合陳與義「寂寞小橋和夢過，稻田深處草蟲鳴」，歡喜叫絕；鴨棚守夜，用手電筒照讀陳垣的史鑑，麥堆中照出艱窘與意志的微光。這就是黃裳。二十年光景，無端拋擲，他曾言早就視為一場荒唐戲，不必認真。人如其文，其實他最最認真。所有認真所有感慨他都化入寫明清士人、寫訪書記、寫版刻題跋、寫掌故遊歷、寫前塵夢影的筆端，寄沉痛於悠閑之中，還戲之為老毛病。收 海濱消夏記 的《銀魚集》，1985年初版才要兩塊錢，網上陶朱最會抬價，品相好一點的已經二百元了。

2、“明代的政治暴虐，已是一个常识性话题”，赵园著名的《谈戾气》，第一句就如说是。然而对我这个历史盲来说，近来读到黄裳一组关于复社的文章，才对这种暴虐的涵义和达到的程度稍概念。故特此记之。某次回家，父亲丢出两张打印纸给我看，两张上面各一首七古。一篇我根据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句子猜出来是吴梅村的《圆圆曲》，另一篇不认得，却也是一样文句鲜妍的歌行体。父亲见我呆掉，说，这是吴的《鸳湖曲》。随后拿出一本黄裳的《银鱼集》，翻出来《鸳湖曲》的考据文章给我看，开讲故事。齐彪佳是谁？嘉业堂是什么？五人墓碑记是什么背景？我一问三不知，（搞得爸爸大概觉得没有对话的基础了~~）然而听着听着，忍不住被这段历史蛊惑。谈完已是半夜，又花了许久将几篇并不特别好读的文字看完了。鸳湖即著名的嘉兴南湖，在明末，还是被崇祯帝杀掉的复社成员吴昌时的私家园林。“鸳鸯湖畔草粘天，二月春深好放船。柳叶乱飘千尺雨，桃花斜带一溪烟。”一派婉转的江南美学。如果不是因为黄裳先生从笔记、信件、野史中细细梳理出来的线索，我不知它背后是张溥、吴昌时等复社党魁与周廷儒、阉党等等一番混乱的权力争夺的一段故事，不知吴伟业（梅村）也参与其中，更不知这首诗隐藏了作者的家国之痛，身世之悲。东林书院“风声雨声读书声”的对联，“圣域”的匾额，是我去江南时极想专程拜谒的一景。曾经对东林党人及复社有着很单纯的理解，以为在明末政治的昏乱残暴中，东林党人的“冷风热血”是一面旗帜，以知识分子的清洁精神和人格操守来对抗这黑暗。而读此书才知道，政治里完全没有简单的好人坏人，士子气节。明末这一段复社、阉党之争里面，官场中文人的行径，不见清高也不见脆弱，手段的残忍，心智的强悍，贪污时候的贪婪，绝对超乎想象，一点也不在阉党之下，实在是“精彩”之至，“传奇”之至。吴梅村对自己的两段经历有所掩饰，一是与吴昌时入朝为官有关，二是与明亡后他自己出山有关。两段的共同点就是政治的投机。政治投机，必然和正常的政治活动有所区别，而且绝非个人的行为。失败了，也只能委屈，即使明明有话要说，却又不能直言。在他类似于绝笔的文字中，追怀许多事情，“恐无人识吾前事”，“吾为天下大苦人”，然而依然隐讳。吴梅村身后之所以声名算得上狼藉，关键在于其人言行不一致。以当时的情境，一个选择是忠于明朝，就算不做忠臣烈士，归隐山林做个和尚道士，并非不能实现。另一条路是痛痛快快做个“二臣”，其实并非道德上多么卑鄙之事。然而他没有，而是一边在复社的圈子中活跃一边一边再度出山。于是所有慷慨的正面言论或者哀怨的陈词掩饰，都成了人们一眼就看出的笑柄。最大的悲哀就在于，他是个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，政治上的企图使他无法避免知识分子人格分裂。吴伟业不幸，生在知识分子生存极端严峻的明代，又赶上兵乱，“生平中充满了啼笑不敢之情”。然而知识分子心里的委屈却是无论如何掩饰不住的，也终究希望能够有人知解。历史其实很隐秘，剥茧抽丝，最后发现，真像原来大概是这样的。原封地抄下来黄裳的一段话：“对人的认识理解，同时人比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明白。梅村为了替自己辩护所作的种种姿态，瞒不过当时人的耳目，但是随着时代的迁移，旧闻的零落，这些却又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”。这实在是值得惋惜和遗憾的。“党争”发端于宋，然而到了明朝才登峰造极。也许这就是政治发展到近现代萌芽阶段的特质，也是许多悖谬和荒诞的来源。鲁迅《题未定草》中所言诚哉：“东林党也有小人。古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，于是凡有党社，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，就大体而言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，他就置之不论了。”其实最大的感慨是，党争之中，是非显得异常混乱，却不该因此而泯灭至无迹可寻。在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中，鲁迅又言：“要论中国人，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诬骗，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。”参见黄裳《银鱼集》中 鸳湖曲 笺证、吴梅村 南湖春雨图 、《<鸳湖曲>笺证》补记。（我真的历史盲，欢迎指正）

《银鱼集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